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八冊

222.03

Si229Rs

MR KW

~~222.03~~
~~Si229Rs~~
~~MR KW~~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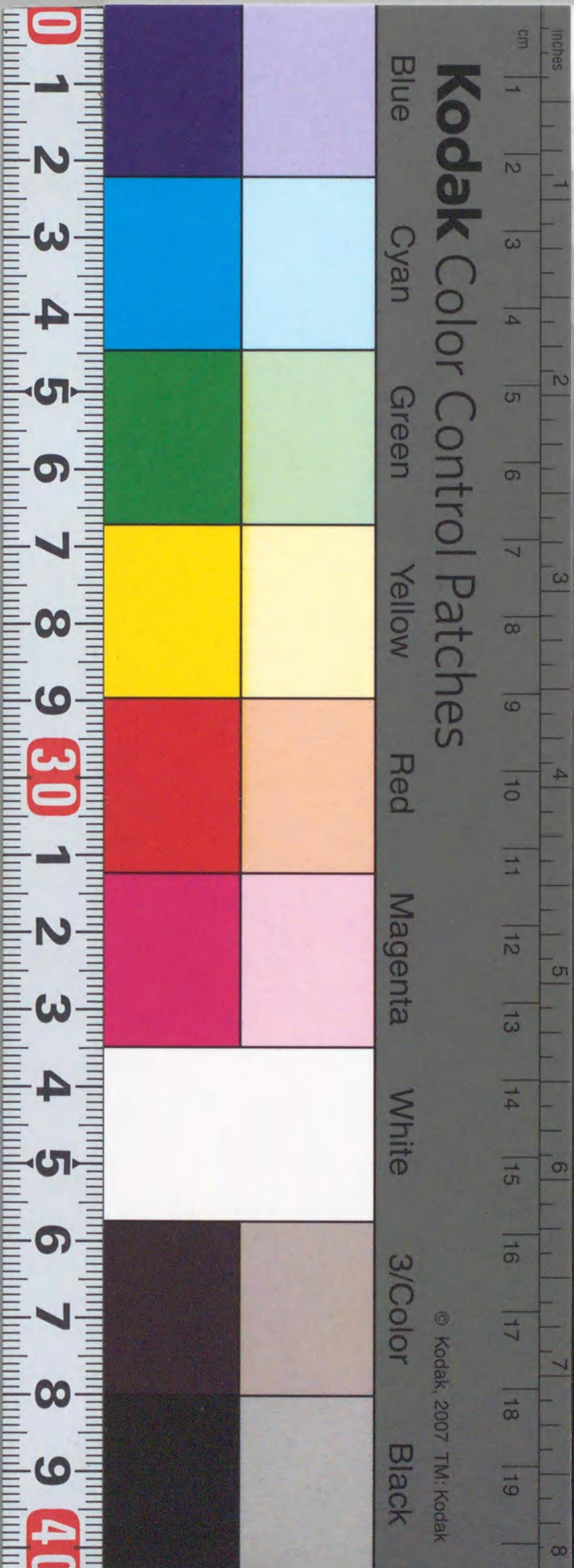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222.03
Si 229 RA
Rn



209927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

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於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

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

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

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

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逃走。會威王卒，宣王

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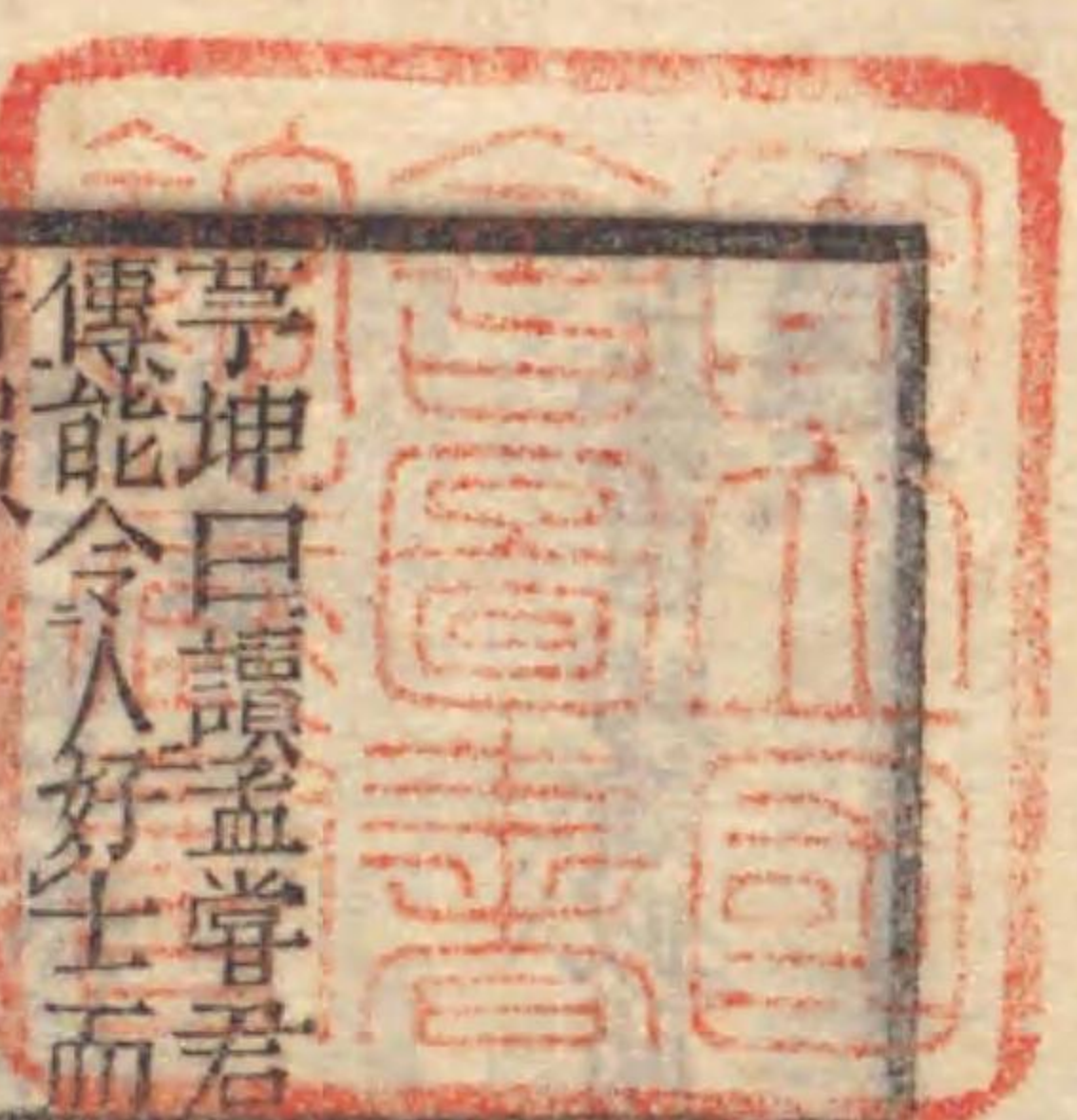
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

年三十一，改為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

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

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次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外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

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亭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

許相卿曰：此傳錯用國策語至其摹

寫孟嘗君養士而得養士之報則太

又公手筆也。

補方苞曰：田嬰事多見田齊世家而

復詳之者受封之始也。然終傷於繁

矣。

按此因記嬰與

忌同將故并記

忌事。

增補史記平水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

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

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薛，齊之邑也。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

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

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

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

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

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

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

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

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二子之孫，為來孫。孫之子，為玄孫。孫之孫，為曾孫。曾孫之孫，為玄孫。又曰：為昆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又有

王整曰：此論似聞

唐順之曰：文之游俠兆矣。王慎中曰：觀文此論，則其少時已有散財結賓客之志矣。短褐始皇本紀作短褐。按索隱註：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增黃洪憲曰：此傳以待賓客為綱領，故篇中客字凡四十見。按以上特次田文所得為太子，而封于薛之始。按太史公贊中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指此。

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

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

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謂褐衣也。僕妾餘梁

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所不知何人，謂不知何人。

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

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阪。索隱曰：論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鮑封靖郭侯是也。厥音鄒亦音緱，厥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

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囚人有罪者，皆歸孟

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業，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

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

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

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

王維楨曰較食客亦鄙哉一飯以為去留于田文廢毀何有

增董份曰蘇代引譬以止田文之行亦善於立論者

蘇軾曰田文所賓禮者至于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于死當是之時雖道德

光客怒以飯不等較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士偶人相與語

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木偶比涇陽君水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士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士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

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士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

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

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披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

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也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

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

正義曰藏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在浪反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

索隱曰更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

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

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

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

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

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

孟嘗君列傳

增補史記平本

三

孟嘗君列傳

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于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按此養客之效增邵寶曰以一時排難權變言之西伯之賢亦以賈貨

美女脫羗里之囚君子不以臨難苟免非之然則雞鳴狗盜之客謂之士固不可謂之無功

於孟嘗君亦不可不然孟嘗君且客死秦關如懷王之不反矣予嘗謂金

廣之遊一帝也當其時使得雞鳴狗盜之力而用之必

能脫翠華而宵遁何至北轅哉嗚呼

以宋養士之盛坐視君難無奇策焉則予於雞鳴狗盜之客也何尤

徐中行曰按晏嬰長不滿六尺而身相齊國名揚諸侯則眇小奚足以怒眇小丈夫之謂也一言之失即滅一縣之人民何慘哉其後齊魏滅薛而孟嘗絕嗣無後有以也

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註

增楊慎曰蘇代此與前說韓魏事大體略同註齊疑當作楚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

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魏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

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

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東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

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

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

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

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

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

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潛王三十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

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

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

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以將呂禮相齊欲因蘇

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

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

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

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凶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

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

異耶

按此養客之效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取其國之租稅

增素黃曰收束呂禮始末殆盡

許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入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入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

按絕嗣無後字暗應前五月之子之說

芋坤曰以下食客之事與前所敘不相屬故別為疏之于後

按敘驪車大變國策文自伏宏補方苞曰馮驪車見國策而語則異蓋秦漢間論戰國權變者非一家史公所錄與本傳國策異耳

按列士傳云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貧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干是馮驪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

無後也初馮驪聞孟嘗君好客躡躡而見之

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驪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

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劍綏

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驪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

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

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

增補口已平水

之為孟嘗君不
視似誤
黃震曰按孟嘗君
好客僅得一馮驩
平原君好士僅得
一毛遂而二君者
其始皆不能知之
尚何以好士為哉
愚謂二君者不足
以知二子而二子
歸之者以貧無聊
如祿仕於亂世死
死而已其後因事
而顯殆非二子初
心所期二君其亦
幸而得此二子歟
按文之貸錢本
為奉客計而驩
曰為民之無者
以為本業其為
文種德增名多
矣驩亦賢矣哉

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二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酬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損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王收責之聞先王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

按戰國策馮驩
焚薛債券後基
年孟嘗君免相
就國于薛未至
百里民扶老攜
幼以迎太史公
不載似缺殆未
增本東陽曰此又
換一文法以議田
文之實

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囚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

按馮驩一說秦齊而孟嘗君之黃金封邑踰于平時正與蘇代振甘茂之事同增穆文熙曰以此說齊尚齊有英發之主疑文烈望留之不可遣之不可則是激之使殺文也

董份曰使人至境侯秦使者未信馮驩之言欲驗其實也

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皆齊皆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

羅洪先曰田文食客三千而卒以馮驩一人復其位賢士誠不易哉許相卿曰讀至此養客終是虛聲

徐中行曰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蓋炎而附寒而棄人情然矣王維楨曰驩言近人情矣然非君子之交也按此段戰國策譚拾子語

張之象曰傳末復申此一段見孟嘗君所以遇客如故亦一例也

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入平明則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

董份曰此贊其好客美刺並顯

不奉教焉

凌約言曰此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觀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

其初說父曰門下不見一賢者則養

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效人入薛中蓋八萬餘家矣世之

客之心已萌矣既而食客數千不擇

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多口不虛矣

而擊善遇之是以雞鳴狗盜之流卒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煖如何承曉薛縣徒存

賴其力以脫虎口之危而魏子之自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秦可以伯借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于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到宮門馮驩之復其封邑皆食客之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故在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苗賈皇楚人也而客於晉樂盈之去晉而客也為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為楚之患大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龍蜂起泉湧猶空言爾儀秦以從橫為劍佩其禍生民何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之多爭為雄長要其所得不過雞鳴狗盜之輩爾夫

效也雖不無背文而去者而文卒遇

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為虛設其亦庶乎有補也而奈之何其不然也是以史遷於田文也斷之曰自喜夫固斥其為一己之私好非天下之公好焉耳然則客之為禍他日漫漫不已非田文之徒實漲其波而誰哉至若秦王之興以囊括四海包舉宇宙之志非戰國爭立比也而猶曰逐客不知是客也將何歸乎是必如晉之范祭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乃可良用一慨

之知故非其天性然乎太史謂其好客自喜而名不虛

其以是夫

其以是夫

楊維禎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收天下之豪傑以屠之爾文信甘心以往獨不聞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相其能容于國勇魏將軍乎文客以千計公孫弘稱可以致主伯王者五人未聞五人者為文計何也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雞狗耳或曰文養雞狗終賴雞狗以脫死雞狗何負于文哉吁苟客有一人異于雞狗者則文何翅於脫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為之震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囚可出齊國可伯又信蘇代以罷兵客無一人異于雞犬者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終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八

史記評林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吳興凌維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正義曰勝式證反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

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

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

民家民家有甃者繁散行汲。散亦作跚○索隱曰上甃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珊音同○正義曰甃跛也平原

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

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

有罷瘡之病。徐廣曰瘡音隆瘡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瘡音呂宮反罷瘡皆疾言腰曲而背瘡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

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甃者去平原君笑曰

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

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

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

王廷陳曰喜賓客三字是一篇綱領後凡四節皆是喜賓客實跡

邵寶曰咲甃之必戮以成好士名此戰國之習也設有賢君當此事也奈何賢君之後宮不使見甃而咲也然意向之輕重在心甚微而士之去就異焉可不慎哉顧璘曰以一笑欲殺趙之美人此甃者亦非庸庸者矣

光縉曰按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

子午使同時而聘齊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悅而去卒有塞之戰齊師敗績噫此郭汾陽所以見盧杞而屏婦人也
茅坤曰平原君好賓可記者甚衆獨舉斬美人一節此割要領法
張之象曰前後稍稍二字相照應見賓客去就之有本末
茅坤曰太史公墓寫好士于孟嘗則曰最下坐者於平原則曰無以滿一十八
顧璘曰食客數千人求二十人而不足及十九人又不足有為當時之士可知已四君徒相

不殺笑。笑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笑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覺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飲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

傾以取勝耳。唐順之曰。一說客亦自善藏用。楊慎曰。疊用四先。生字與禮弓沐浴。珮玉句法同。洪邁曰。此等重舌。熟復如駁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如風行水上。煥然有文。若減去字眼。不見得當時反覆。抵拒毛遂氣象。董份曰。目笑者狀其笑態。未發而輕之之意。寓于目也。

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云。穎。環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

陸深曰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向可想見

增唐堯臣曰讀平原君傳至毛遂招十九人歎血庭下叱曰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用以

報前日目咲之念太史公于遂無貶詞愚獨以為此舉足以償趙事時楚無人耳何則遂也

當兩君不決之時按劔升階以劫強楚楚局當須臾忘趙耶使楚之君若臣聞遂之言識十

九人不足為趙輕重重趙者惟遂一人殺一毛遂切制平原君一武士之

為耳彼十九人蒿耳管耳其何能為隨集全楚之材臨以春申君勇桃弧

鄂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

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

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音祿○索隱曰音八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

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

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果至秦

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之邪平原君曰趙之則勝為

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

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

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

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阜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

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

增補已巳平水 卷七十一 平原君與卿列傳 三 賦之官

針線處
邵實曰親戚不可
計功乎無功而以
親戚封而有罪
可議也有功不可
計也雖親戚也而
計以功功有大小
猶罪有大小也罪
有至於不可赦則
功有至於不可不
計以是權之斯得
之矣

鮑彪曰平原失計
于馮亭以挑秦禍
幾喪趙國之半則
致邯鄲之圍何功
之足論哉然因人
成事亦又桑榆之
收不可忘也虞卿
之請帝王懸賞之
舉公孫龍之辭明
折讓功之誼皆君
子之善言也
按考要云孔子
玄孫梁與公孫
龍論臧三耳龍
無害也

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
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
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
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
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
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

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
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

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說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

言至道乃緹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
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若意通指明
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
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博巧譬以相移別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
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梓音擊梓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競
無害也

甚辨折穿弗應
平原君問之穿
曰謂三耳甚難
而實非也謂兩
耳甚易而實是
也不知君將從
易而是者乎其
亦從難而非者
乎平原君謂龍
曰公無復與孔
子高辨事也其
人理勝于辭公
辭勝于理辭勝
於理終必受誑
按此傳全襲國
策而前後布置
少異

按國策東甲作
卷甲
茅坤曰虞卿可見
者只合從趙齊以
擯秦一事
按此段論不當
講秦
唐順之曰從橫之
談妙盡于此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登立有柄者謂之簦○索隱曰躡音脚說趙
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
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囚一都尉
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徐寡人使束甲
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
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
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
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
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
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
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

評點史記卷之六

按此段論鄭朱媾秦不成

增袁黃曰王以袁卿之言告趙郝王以告虞卿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此是篇中退脈增袁黃曰此篇凡三段首尾相喚應如非所敢任也虞卿得其一之類鮑彪曰趙嘗親秦而負之故秦來攻

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方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方尚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

按此段因趙郝以辨媾秦之不可

增穆文舉曰虞卿論媾之害宛轉明切而趙王終不悟者蓋緣長平一敗落膽於秦故苟圖目前之安即至於有盡而不顧耳

董份曰論衡之害如此明切而其主愚而不悟何也

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

增補史記

平水

平原君虞卿列傳

五

史記卷之六

楊慎曰此非臣之所能知與上非臣之所敢任意大相反

按此段因樓緩以辨秦之不

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曰李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敬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一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得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一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徐廣曰春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于長平之下凡在趙廷之臣孰不覬奪氣與願謂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却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議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辨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惟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因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憤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以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

秦於趙相樓緩者以前不聽虞卿悞道鄭朱構秦而見欺於秦也

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呂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臣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

黃震曰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秦魏以和秦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于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欲與趙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約從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効元謀不忠大要歸于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之說也與一時東西揆闔之士異矣棄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俱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決烈之見而豈其愚也哉

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楊慎曰言在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言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韓子作柳子厚墓誌用此意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魏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躡受資料事乃因魏齊著書見意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于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于趙趙約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哉然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損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吳鼎曰信間易將固自趙王而貪利啓費實由平原君始謀之不臧也按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亦因以自見云

黃震曰按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覺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死士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于是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歎而譙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按此傳不襲國策 茅坤曰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得意文

顧璘曰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此獨曰公子者蓋尊之以國系也

按公子為八一句通一篇綱領而賢多客三字又此段之綱領故傳賢字凡三見客字凡二十四見

王世貞曰三公之好士也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烏乎同

增王世貞曰或曰公子非善知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

增補已巳平水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以魏相

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

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

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檣檣上作桔槔桔槔頭與索以新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

寇也正義曰為于偽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

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

不然公子歿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容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有以也唐順之曰敘侯生事蹟如貫珠楊慎曰敘公子禮侯生及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

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音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索隱曰俛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俛音足未反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

或用生之謀而符不即得或得符而不得入晉鄙之軍或得軍以當秦而戰不能勝則侯生為失策公子為无功而虛左之迎又安取哉固知公子之禮侯生侯生之報公子皆一時遇合之幸而非真有相與之義也

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二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

按前欲觀公子微察公子兩段形容皆為侯生因謂公子一段張本按張釋之傳載王生語亦此意

增屠隆曰此處伏臣所過屠者朱亥以為下文善用張本又曰此處又換一文法按平原讓魏公

增補口已平水

信陵君列傳

子之言以急人之困一語相抑揚與魯仲連讓平原君語同按魏其欲救灌將軍語意倣此

增黃洪憲曰敘侯生與公子語宛然在眉睫間蓋生初欲為公子畫計恐不從故於其復還而畫之所以堅其志耳

按屠長卿咏信陵詩落魏公子氣義高秋吳寧受萬乘怒不

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
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匹乃請賓客約車
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
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
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
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
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
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
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
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索隱曰閒音閑謂靜語也嬴聞晉鄙
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
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資也謂欲為父復讎之資資於心已得二年自主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

為博徒嘖嘖車走四海願慶大梁塵城眉至死報況乃英豪人此詩蓋謂信陵且得知姬之報非大丈夫不能余每讀此傳輒為信陵撫掌蓋份曰嘖嘖即項羽嗜啞叱咤狀其勇氣也

增徐中行曰或謂侯生自到過乎余曰否自到殆有說也侯生度為公子編符計必殺晉鄙耶何辜也心必有不忍而不自安者乃以死謝之耳不然誠報公子即死耳何必數公子行至鄙軍日而後自到也故程嬰之死世謂報宣孟余謂謝梓曰也侯生之

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比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嗒宿將

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

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

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

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

評點史記詩林 卷之二十一

死世謂報公子余謂謝晉鄙也矣過哉

光緒曰右承夷門歌向風列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此兩語窺見疾生之繫千載下猶有生氣

董份曰國語敘越王伐吳所以遺恤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此惟三句盡之而道勁不遺所以難也茅坤曰太史詳處在信陵君所以得士略處在秦軍所以卻

楊慎曰客說公子其慮甚長者而公子能聽之至使趙王不怒言獻誠此

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韉矢呂忱曰韉盛弩矢索隱曰韉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簾而短也臣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恣或有不可不恣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恣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恣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

是公子美處楊維禎曰子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功之色而客說公子曰願公子恣之予以上客歸其人而史亦以名氏書惜哉凌約言曰不可恣者以德報德也不可不恣者庶幾乎無施勞矣四豪之客若承睡者其言之近理者歟

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索隱曰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部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鄆音屠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漿徐廣曰漿或作漿○索隱曰徐按別錄二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安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安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二十一 信陵君列傳 四

按文選載班固兩都賦云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秦陵語本于此

王維預曰使平原君素禮此二人則邯鄲之厄必有上計乃魏公子獨知之
增穆文熙曰毛公薛公所言深中公子心亦與毛遂之說楚王相同則公子安得不色變而起也
唐順之曰信陵君諫畫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壓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

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

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八字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

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今

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

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

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

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

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

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

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

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

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

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註與本文正相反
增王世貞曰八公子不死魏幾不以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開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為秦虜魏也
司馬光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以賢者之于國家何如哉
唐順之曰以魏公係信陵傳見信陵徐國之存亡
董份曰贊語有感嘆于諸公子中蓋

評點史言行言木
有取于信陵也

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也。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立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慧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讓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待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人中也以彼之折節慕學賞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況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黃震曰按無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諫趣駕歸魏以却彊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國賓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論又非侯生朱亥之詐力比也安釐王受秦反間廢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誠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稱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嘖嘖儒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一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

其志已無魏矣魏曰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一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強者又何如也愚以為善為兵者固無知公子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終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

六

鳳文官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評點史記言言本
鳳城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烈王

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

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

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

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

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

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

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

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為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犬劉氏云受猶承也

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

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

按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對子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盜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標寫情事春申君殆兩截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按此揣摹春申君處國之意

按淮南子云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班固諸侯王表云陽之極

會補已巳平水 春申君列傳 一 鳳城館藏

諸侯比境周匝
三垂後漢馮衍
云四垂之人肝
腦塗地其義也

同
余有丁曰國策作
文王武王之身是
此曰莊王誤也
按鮑彪云橋秦
人守猶待也

董份曰嬰城言守
也

董份曰詩云單及
鬼方單延也又云
俾爾單厚單大也
蓋言王之威延被

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

之身二世不怠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要今王

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不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

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音甲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

口魏無虛頓丘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

球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一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

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

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丘臨比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

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

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索得魏地楚趙之絕從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

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

諸國而大也

茅坤曰雖為楚說
案亦是確論

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貧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

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借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小可力臣之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

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稷陽鄉是也○吳見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鑿臺吳見

伐齊之使而不知于隧之敗索隱曰于隧吳之敗處地名于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曰于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大

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于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

湖即吳王夫差自劉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

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于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

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於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

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忌

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董份曰引一國以
過信得敗正見韓
魏不可信而又不
明指信字故讀者
未易詳也
按鮑彪云逸詩

董份曰引一國以
過信得敗正見韓
魏不可信而又不
明指信字故讀者
未易詳也
按鮑彪云逸詩

董份曰引一國以
過信得敗正見韓
魏不可信而又不
明指信字故讀者
未易詳也
按鮑彪云逸詩

董份曰引一國以
過信得敗正見韓
魏不可信而又不
明指信字故讀者
未易詳也
按鮑彪云逸詩

武足跡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

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伐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龜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龜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龜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趨天歷反龜音讓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

欲欺大國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

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到摺頭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拉頭音夷首

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

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入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

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王將惡音烏

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

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

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

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

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

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

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

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

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

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為

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

增屠隆曰當時齊最大又提出一作一折最有輕重

按此書議論千翻百轉其要歸只在莫若善楚

評點身言言本

一句文字何等緊嚴

增屠隆曰以韓魏齊又作三墨而收拾步步漸緊

增有丁曰燕趙無齊楚二句謂四國不得相救也

增凌約言曰春申君知秦遣白起上書阻之迺不明言其事僅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聳動其聽而秦卒自止亦善用說矣

增穆文熙曰妙在先說應侯故其後得脫於患

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

增穆文熙曰歇為太子謀若是之忠而後迺進幸女以絕楚嗣則失其初心矣豈亦平原君之利令智昏乎

增楊慎曰此句敘黃歇得封春申君之由

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入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諡而孟嘗是諡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今蘇州也闔閭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

增補已巳平本

卷之八

春申君列傳

四

官

按為楚相四年
即前十五歲內

增郁離子曰夷門之瘦人頭沒于脾而瘦代為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為用郢封人憐而為之割之人曰瘦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咎焉辭曰吾知去其耳耳今雖死瘦亦以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瘦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如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

毀也又大內北濱四從五橫至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二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令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節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十八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

子文欲教王以割瘦也

增唐順之曰此處承上接下變換文法

增董份曰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一句來得有

增正義曰按鮑彪謂春申所以至於此者固寵而暗於

增補史已平水

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音也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曰暮囚不能愛許鄆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州

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

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

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

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

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

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對曰未也春

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

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

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增補史已平水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五

鳳文館藏

評點史言言本 卷之十八

或去而扁舟五湖
為世陶朱不亦可
乎余謂不然夫歸
老江東杖策扁舟
之事在未納女之
前可也既納之後
又入其乘間之言
禍根已牢異時縱
欲歸印杖策扁舟
及之豈有脫理邪

茅瓚曰朱英之言
深矣然未聞道也
春申之納女前日
事耳英不能以時
匡之以大臣之義
而以殺園自任雖
多言亦何救于亂
哉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
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
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
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
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
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
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
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
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
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
福正義曰母望謂不
望而忽至也又有母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
安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母望之世
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
正義曰謂
生死無常事母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
不節也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正義曰謂
吉凶忽為

郁離子曰楚太
子以梧桐之實養
鳥而冀其鳳鳴焉
春申君曰是鳥也
生而殊性不可易
也食何與焉朱英
聞之謂春申君曰
君知鳥之不可以
食易其性而為鳳
矣而君之門下無
非狗偷鼠竊匹賴
之人也而君寵榮
之食之以玉食薦
之以珠履將望之
以國士之報以臣
觀之亦何異乎以
梧桐之實養鳥而
冀其鳳鳴也春申
君不寤卒為李園
所殺而門下之士
无一人能報者
王維楨曰李園奸
謀竟以制春申之
命可謂其人弱哉
光緒曰此傳末
載嫪毐事本於

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
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
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
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戰國
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
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
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
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
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去後十七
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
州城門春申
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
王二十五年秦
長平法
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
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悼有母弟猶
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
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是歲也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十八 春申君列傳 六 官

國策蓋一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矣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娼族類不正亦以滅公蓋倫紀黷亂其不永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乖戾併於一時也與

董份曰傳後復結不韋事見一時事偶相同歎之也文之妙正在此處

補方苞曰篇終書秦始皇立九年矣祖晉世家終書是歲齊威王元年也同義

黃震曰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于秦可謂智能之士矣一策不謹而卒死李園之手與穆毒同惜夫有朱英之謀而不能用何必珠履其客為也

增趙恒曰四君春申最劣珠履三千客惟聞朱英耳不聞其他也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君娠姬于考烈王而生稷文信侯娠姬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于政春申免于悍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小人奇貨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惑于邪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國則亂賊而已以亂召亂理固宜然故歇之旌不在于失朱英而在于惑園妹也

巖谷修岡千仞同校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終

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

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

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邀襄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

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

之犬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

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即卷以

簣索隱曰簣謂葦茨之薄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曰更音羹溺即洩也溺音年乎

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

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

董份曰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之秋水篇闊深與衍壯麗奇博如入觀帝臺天關層宮屬觀規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王慎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叙事貫串則太史公筆也

增補史記已平木

范雎蔡澤列傳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黃洪憲曰按守者出雖其恩較鄭安平王稽更宏矣後竟不見說起豈

按此更名姓曰張祿蓋為後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根本以下仍曰范睢者太史公筆也

董范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羅婦道經華容地多蘆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睢之

事類此犬穰侯既疑有人當即索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陰睢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弱穰侯范睢之成敗不必求諸他觀此二事足矣余有丁曰睢料穰侯若燭肝膈胡寧不能奪其位易置之耶

按當是時一段承上起下之詞一篇議論本此

凌約言曰將叙范睢上書先提時事與用事之人一段下文方有頭緒此是文字一機軸邵銳曰雖從策中來每易二句或一字自佳

增補史已平水

范睢蔡澤列傳

二

睢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曰卒祖忽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半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

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錢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益送錢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字誤為南

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饒州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

穰侯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公索之

索隱曰索搜也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己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遣九層臺費千金謂左右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與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

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餼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滑

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因二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

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

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

增劉總曰夫說貴
施會弛張相隨不
專縷類亦不在刀
筆范雎之言事李
斯之止逐客並煩
情入機動言中務
雖批逆鱗而功成
計合此上書之善
說也
增楊慎曰唯此書
只是求見尚未深
言秦國之事即王
稽所謂不可以書
傳者也然穰侯謂
諸侯客子無益昭
王亦厭天下辯士
無所信則此書固
所以陰破其見耳
增唐順之曰此是
一篇隱語中用三
臣聞為議論發端
文辨而核
董份曰割榮意已
指穰侯等而不可
明言故微及之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
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
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
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棋質索隱曰樞音陟林反樞者莖樞也質判刃也謂腰斬者為樞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
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
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薛綜曰懸黎一曰美玉楚有
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琢玉朴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
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
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
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
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

增許應元曰疑則
少嘗之戰國策士
類以是試當世之
庸主
董份曰唯此書淺
言之則不足以感
王深言之則立價
事故其心最苦
又曰情竭辭急不
知是不足感人也

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
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
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
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
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
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

余有丁曰亡字轉
語猶言無乃也索
隱解輕蔑非是
董份曰動昭王處
唯此言最深所謂
危以激之也
凌約言曰秦王國
事之非在尊太后
穰侯范雎說秦之
要在廢太后穰侯
故未見秦王而先
設此計以感之預
為進言地耳
余有丁曰洒然非
但敬肅兼有恐懼

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
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惛然音昏又
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
跽而請曰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被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董份曰此處欲言不言最妙然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王維楨曰三語請而不言以賞試其意耳

茅坤曰雖為欲言不言且銘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固要之可謂破天關手而太史公與戰國策儘能摹寫

增田藝衡曰動秦王又在此數句只是欲帝王耳與前書相應第一要緊事

楊慎曰臣非有畏句為下文患憂恥之細下文患憂恥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

楊慎曰疊言三不尼以及五死字文如貫珠

楊慎曰五死應上死字臣又何患應上患字此段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夜行畫伏應上上字臣又何憂應上憂字此段言二不足以為臣憂也

楊慎曰箕子接輿應上為厲為狂字臣有何恥應上恥字此段言為厲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也

茅坤曰提一个臣何患一个臣何憂一个臣何恥末系以臣之所恐云云昭王焉得不感發

楊慎曰末言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

增補口已平水

卷之六

范睢秦澤列傳 四

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

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

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

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臣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

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一作羌

孟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闕案漢書音義曰或

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

書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

肉袒鼓腹吹箎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

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

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至此終說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詭詐之

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亾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

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

不敢畏也窮辱即為屬為狂也臣不致畏也應前非有畏而不敢言也字眼極有關鍵

三之心惟恐范難不言秦國不保故上及太后且欲為之甘心又何有于大臣哉此其說得行而相印終歸之也

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曰二字並音胡困及恩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霸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也喻秦彊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

所以深文其君而後能逐穰侯輩三人也

重份曰言文子以喻穰侯余有丁曰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子或非孟嘗也

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的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外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藉亦音同齊音側矣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

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衛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末幾而拔魏收韓蓋未嘗及親之也
鮑彪曰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所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其次之其可也
增王應麟曰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于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蓋謂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范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人之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阜之道不通正義曰言澤路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比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新鄭已南一宜陽令二澤路二夫韓見必凶與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宜陽令二澤路二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

王整曰根深而後動

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正義曰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徐廣曰政適音征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王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不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言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與也言一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人曲齊權而行弒逆也○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淖王臣射王股擢王筋射王股誤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王父

交約言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者惟意以不廢太后無以逐穰侯不逐穰侯無以得相位矣暇計其他哉
按范雎欲得相位必傾太后穰侯但骨肉之間不能直指故方未見王時即感怒之以植其根及其既見則欲言不言反覆宛轉以待其自悟至王自言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可以直指矣却又先言外事以待數年始及其內漸漬不駭如

增補已巳平本 卷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 六 鳳文館藏

此聽者自不覺入于肝鬲矣。其深于術哉。

所患太府穰侯甚輕而患華陽君得國為最重。患其弟而思去之不得。不并去其母。不去母穰侯與弟終不可廢。范雎深中其欲。故說穰侯曰而計遂行。

張洲曰。有國家者。上不欲為子孫圖。萬世之業。范雎以有國者非王子孫一句。動秦王之心。親若母子。尊若相國。直指而難問之。畧不諱忌。范先有以懾服王心矣。此奸雄揣摩之術。豫謀於至秦之日者也。茅坤曰。以前總只

於沙丘。

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

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

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

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獵不聽政事。其所授

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

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

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

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

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

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案本紀。以

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見

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正義曰。今之繡袍。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雎為小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實。乃肉袒

入秦。而撓四賁之權。以後又總摹寫雎之報復魏齊本末。董份曰。豈有秦用客卿數年。且以為相。而魏不知者耶。范雎欲賈實意者。賈亦疑之。故以綈袍示恩。反為賈賈。亦不可知也。茅坤曰。總只范雎詐變姓名為張祿。一句描寫千情萬態。亦于畧處反詳之調也。董份曰。此處賈疑雎已說用故。以假大車駟馬試之耳。雎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

增補史記平本

奉之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祿辭而不
受他日謂孟嘗君
曰夫秦四塞國也
遊宦者不得入焉
願君為吾為丈尺
之書寄我於秦王
我往而遇乎固君
之入也往而不遇
乎雖人求謀固不
遇矣孟嘗曰敬聞
命因為之書寄之
秦王往而大遇考
之田文之卒在范
雎未入秦之先則
張祿之入秦居范
雎之前久矣雖入
秦而踵名張祿豈
祿嘗有聞於諸侯
秦特令雎冒其名
以誑鄰國邪
茅瓚曰引申包胥
一段藹然君子長
者之道
光緒曰按淮南
子云唐子短陳

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其眾見之須賈頓
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
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
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
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
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
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
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
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
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
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
下置葶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
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囚走

駢子於齊威王
王欲殺之出亡
奔薛孟嘗君聞
之使人以車迎
之至而養以芻
豢黍稷五味之
膳日三至冬日
被裘夏日服
絺紵出則乘車
車駕長馬孟嘗
君問之曰夫子
復思齊不對曰
臣思夫唐子者
孟嘗君曰唐子
者非短子者耶
曰是也孟嘗君
曰子何為思之
對曰臣之處於
齊也糲粱之飯
藜藿之羹冬日
則寒涼夏日則
暑傷自唐子之
短臣也以身歸
君食芻豢藜藿
梁飯輕煖乘車
良臣故思之此

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
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頃故稱
晏駕章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
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
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
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
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
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
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
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暗伏後案
暗伏後案又任鄭安平昭
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
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賈反眦音士賈反
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
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
行索隱曰劉氏以為蓋在大行西南高

謂毀人而反利之也若餅子則可謂善處怒矣彼范雎之必報須賈魏齊仇也固聞此義乎為誰計者无德无怨可耳按恨者恨其不及用也

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以

增吳國倫曰策士如虞卿奈何今與魏齊同亡魏有信陵極稱好士而今虞卿窮愁終身此皆不可曉者

按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而索隱注曰趙括今秦得而城之號非也茅坤曰范雎罪之六者太史公更不放過

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因城河上廣武此河上蓋近河陘定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云馬兵之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

黃震曰范雎辱于魏齊賴鄭安平王稽駕載入秦離昭王母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讐盡亦勞矣然卒以狂二人敗事夫爵祿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况竊之君以私所恩耶張之家曰前言范雎不憚此言應侯日益以不釋文亦相顧

按武安由范雎死故秦王揭之茅坤曰如此結束如此過脈騎龍手也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事業只了當范雎事

據秦本紀及表而和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蒙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曰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一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曰五十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正義曰不待禮曰午不遇而從唐舉

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君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度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君臣者何如唐舉就視

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偻偻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

也魁頰蹙鼻膝孿蹙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蹙音徒回反蹙頰謂頰貌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

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齒又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齒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

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帛於塗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索隱曰金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

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

增補已巳平水 卷之九 范雎蔡澤列傳 十 鳳文館 藏

按刺齒一字見曲禮

董份曰范雎以亡囚而欲間骨肉蔡澤以羈旅欲代相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警動故澤之宣言困

雖者即雖之謬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辭

董份曰惟直答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款即挫矣凌約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此一篇王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

余有丁曰引此三人做話頭畢竟應侯為所窘耳

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宜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武絀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

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讓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然為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

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侈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

董份曰雖欲說雖退位而實稱其賢故詞可入然說亦正

按修字解與本文不同

許相卿曰只將一死字難倒范睢修篇竟以死恐之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侈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就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鷄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

臣子也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

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

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

名在侈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

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

願就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

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

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

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

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鷄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

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

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

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念舊故。不

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

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

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

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

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

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

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

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

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

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

余有丁曰。陡然直

指若利刃。鉅鋒得

窾即入。安得不迎

刃而解乎。

蔡澤曰。蔡澤見得

范睢是箇快意。恩

仇之人。故以此說

之。范睢可以無遺

憾。而不難于釋相

位矣。此正是說客

肯祭處。

凌約言曰。太史公

傳范睢。則歷數其

快意。恩仇事。而曰

一飯之德。不忘。睢

睢之怨。必報。至傳

蔡澤說范睢。又復

云。然可見警怨報

德了結范睢一生心事故其二傳相照應如此

按漢書地理志

云周未有子路

夏育民人慕之

太史戰戰國策

作太史啓田單

傳有太史燉乃

齊襄王后之父

也

按澤舉桓公夫

差見國君履盛

滿而不以卑退

自居猶未免于

畔且亡也况乎

相入國者而可

以成功又處乎

此後雖分三段

總是一意

陳沂曰前言商君

吳起大夫種此特

增一白起不惟激

以事而且動其心

尤切也

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

晉。故遂以殺身。八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啗。索

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

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

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

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

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

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

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

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

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

之後。楚趙皆懼。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

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

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

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

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

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討免

會稽之危。以公為存。因辱為榮。舉章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辟

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

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返者也。索

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奕指曰博勝於投。不必在行。駟謂投投也。○索

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

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

按戰國策云大

投謂全勝也分

按詳商君吳起

大夫種申上文

也中入白起耳

目之所見聞也

故摠以四子者

五句結之是第

一段

凌約言曰歷叙四

子不善居加以致

奇禍而陶朱公獨

以見幾令終一去

一不去得失判然

反覆論論要不外

成功者退一語

按戰國策云大

投謂全勝也分

功分勝者所獲也。按范蠡見幾明決扁舟五湖正所謂名與身俱全者上也。四子豈能彷彿其萬一哉。應侯苟戀位于秦不忍分功求退則名在僂辱而身不可全與四子等耳。是第二段。按此直欲其辭位而去則能賢如古人壽如喬松子孫世享祿位無絕人臣立功持已所深願而不可得者皆萃于應侯之一身矣。是第三段。董份曰戰國之士世嘗少之然儼儼愛傑亦有不可及者范睢脫死亡而

以實且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

取相其恩仇快意氣焰灼然及澤一說即讓位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藉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早乎不可及也。王維禎曰穰侯傾於范睢范睢奪於蔡澤智巧相危而不相悟猶謂之智士乎。王應麟曰蔡澤雖以辨智奪范睢之位然竟免范于難其有益于范亦大矣。鮑彪曰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趣於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九路

之政臣之見入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子范睢蔡澤也睢厄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弄腐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詭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睢招携勢利傾奪一言成蹊。增補史記平本 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十四 鳳文館藏

之澤之謂乎
趙恒曰太史公
贊意有三節言二
子入秦取卿相畜
功於天下乃因強
秦之勢亦如長神
之善舞多錢之善
買也然士亦有偶
合命為之也不然
賢如二子亦多矣
而不得盡意者又
何限也然二子之
功因激而成其初
之困厄亦甚矣士
之處困可不自力
乎三個然字為轉
語當看

蘇子古史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
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
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絕之獨不愧顏考叔茅焦乎及雎在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
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
有益於
秦也

揚維楨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
戒必俟夫澤之再三辨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局則明當局則愜應侯之退已合退
于請藥賜死之時而律死不退使非澤乘其日昃之勢吾固未知其死所吾允取澤之
善說近道不必攻雎于王而攻雎于雎亦以雎可言感而澤之言又足以寤雎者故雎
決于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雎不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
逐雎者逐我優游于秦以封君今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黃震曰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之雎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雎攘之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易雎
遠交近攻之策莫有益於秦澤勸雎功成身退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雎以難
間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雎功成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羅大經曰范雎蔡澤皆辯士也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秘危入
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宜言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雎
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
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者竊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
不之覺者是又
在范雎下矣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辯雄矣然以功成當去志得當止則亦天下之至理
也故應侯聽之而澤一因入讒遂弄相印與雎亦不旋踵益不徒言而已以秦之少恩
而二子翩然皆能免于刑僇善保終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子
之謂矣余謂戰國之士有不可及者蓋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終

巖谷 修
岡 千仞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

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樂羊死葬

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

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

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

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

也燕國小辟遠方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

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危國

之臣其名臣其實庸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所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遠巡以

求臣則師傳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

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

茅坤曰讀樂毅傳令人頓生羽翼為之憤咽而流涕云補方苞曰樂氏多賢故詳其前世繫因以為章法

按太史公詳敘樂毅入燕始末蓋為毅他日遺燕惠王書張本註與今說苑文少異

茅坤曰毅仕魏為魏使于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命而遂留燕委質焉可

董份曰言齊強以見樂毅之功大

茅坤曰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

補方苞曰結趙破齊具毅報燕惠王書故敘次不得過詳

增穆文熙曰伐齊誠為有功然遷齊之重器於燕則非仁義之師矣

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於觀津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

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

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囑進說之意

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

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人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

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

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

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

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譯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監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

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囚將失齊又怨樂毅之

耶

增補已日平本 卷八十一 樂毅列傳 二 鳳文館藏

天地古今之治亂自有大數使然區區人力無知之何

增表黃曰數句內寫悔恐三意惠王之心事如見楊慎曰樂毅報君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節前非而動眾志

樓疏曰此書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按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指中間多是說此二句意李廷機曰按此書情真意到安得不動剛通主父之

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

增又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按此自敘所以事先王之由

按毅不歸功于已而託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最是宛曲處註齊上下疑脫一流字

光緒曰磨音歷周官遂師抱磨亦音歷

增補已巳

平水

卷八十一

樂毅列傳

三

鳳文館藏

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曰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故鼎

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官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磨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燕故鼎

按此敘先王所以蓄臣之由... 董份曰言先王之功大隱然以自明... 按此言毅所以事燕王之心... 董份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難奪... 按此言已佐燕之有餘澤... 董份曰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初死而遂貨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又曰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練者見大將老臣不宜輕... 又曰悽愴感則所謂長歌之悲勝于痛哭... 按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 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原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先王以為謙於志... 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自以為奉命承教... 以受命不辭...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裂地而封之... 士名成而不毀... 故稱於後世... 若先王之報怨雪恥... 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 及至棄羣臣之日... 餘教未衰... 執政任事之臣... 修法令慎庶孽... 施及乎萌練... 皆可以教後世...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 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 而吳王遠迹至郢... 夫差弗是也... 賜之鳩夷而浮之江... 吳王不寤先論之可... 以立功... 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 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 臣之上計也... 離毀辱之誹謗... 墮先王之名... 臣之所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 以幸為利... 義之所不敢出也... 既臨不測

余有丁曰為利即之罪... 所謂乘燕之敵者... 索隱解未明... 按此明已不輔趙以攻燕以解惠王之疑... 按此敘已所以通書之意... 陳仁子曰世稱毅毅亦戰國詭詐之士而已... 夫戰國之習于周不合則之... 魯于魯不合則之... 齊之宋之晉之秦無擇也... 毅持材以驕列國而不狗節... 以全大義知去國不潔其名... 獨不知忠臣不事二君乎... 若曰避讓則辨明心迹... 舉賢者以自代可也... 何乃飄然而去... 至使惠王懼其伐國而致書焉... 此固中行說之流

人交絕不說已...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臣之所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 以幸為利... 義之所不敢出也... 既臨不測... 左之說不察... 疏遠之行... 故敢獻書以聞... 唯君王之留意焉... 夏... 云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 其殆庶乎... 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 又其喻昭王曰... 伊尹放太甲而不疑... 太甲受放而不怨... 是存大業於至公... 而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量... 務以天下為心者... 必致其主於盛隆... 合其趣於先王... 苟君臣同符... 則大業定矣... 于斯時也... 樂生之志... 千載一遇... 夫千載一遇之世... 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 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 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履... 疆燕而廢道... 又非樂生之所求... 不履苟利... 心無近事... 不求小成... 斯意兼天下者也... 則舉齊之事... 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 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 此兵不興於為利矣... 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 此仁心著於遐邇... 矣... 舉國不謀其功... 除暴不以威力... 此至德全於天下矣... 邁全德以率列國... 則幾於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 以縱二城... 收民明信... 以待其繁... 將伊墨吾人顧仇其上... 願釋于文... 賴我猶親善守之智... 無所施之然... 則求仁得仁... 即墨大夫之義... 仕窮則從微子... 適周之道... 開彌廣之路... 以待田單之徒... 長容善之風... 以申齊士之志... 使失忠者遂節... 勇若義若昭之東海... 屬之華裔... 我澤如春... 民應如草... 道先守宿賢... 智心鄰國... 傾慕四海... 延頸思戴... 燕王仰望風聲... 二城必從... 則王業隆矣... 雖淹留於兩邑... 乃致速於天下也... 不幸之變... 世所不圖... 敗代可也... 何乃飄然... 於垂成時... 運固然若乃通之以威劫之... 以兵攻取之事... 求欲速之功... 使燕齊之士... 流血於二城而去... 至使惠王懼其伐國而致書焉... 義而表濟溺之仁... 且虧齊士之節... 廢廉善之風... 掩宏通之度... 棄王德之隆... 雖二城幾於可拔... 霸此固中行說之流... 王之事... 迹其遠矣... 然則燕雖兼齊... 其與世主何以殊哉... 其與鄰國何以相傾... 樂生豈不知拔二

耳夏疾玄尚以微
子為論何哉
王維楨曰夏氏許
樂生過矣遷齊寶
器廣齊人民惡能
若所云哉

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亦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
顧業與發同絲是觀之樂生之不居一城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
閒為昌國君索隱曰閒音紀開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
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家樂閒居燕二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
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
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
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
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
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
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
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一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一子不失忠聖之名何
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
殷民之甚也室有誣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公爭不決一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

按室有誣句言
室家有事不可
盡言以告他人
謂一子當歸燕

不可謂燕過而
居趙也

茅坤曰漢高帝心
所嚴重孔子而下
信陵樂毅兩人而
已

茅坤曰樂臣公以
下太史公以文為
戲處于樂氏特明
其世系而已然亦
太史公好黃老本
旨

楊慎曰樂毅替及
老子傳授次第太
增補史記平本

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知紂燕民未知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樂閒樂
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
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
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入魏其
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
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郡有樂鄉縣號曰華成
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
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
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王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
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
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
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

史記之學蓋本老子

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諫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試問乘繼將芳規不渝

董評滅姓善後善字可疑或是善字

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洵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董份曰樂毅徇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大德殊政以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乘亂攻昧欲并兼其國雖攻拔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強六國陵夷乘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秦者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因以歲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并國滅姓善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二城為守執若勸燕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浹于齊人德著于天下所謂亂而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為桓文惜不及此也

黃震曰樂毅為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為也洵濟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即墨猶未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軍何甚耶然毅以讒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累其名不効戰國反覆復為趙而讎燕去就無嫌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信義之入于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終

巖谷修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吳興凌維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

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晉陽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

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

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

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

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

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以趙走燕燕畏

秦之不敢加兵也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一 鳳文官 載

事坤曰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者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史公次四人線索纒知趙之與公矣王維楨曰廉藺同得而肅尚勇有戰功藺多智有口辨卒併保趙兩人者相資也補方苞曰趙奢李牧將畧及趙括之敗具詳始末假而收再破秦頗破齊燕一一叙列則語蕪氣漫矣變化無方各有義方此史之所以能潔也楊慎曰當時趙君知人如此之審宜秦之不敢加兵也

邵寶曰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也相如能知秦之必歸璧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殉葬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璧完而相如歸趙重矣璧不返相如死之趙亦重矣國勢之重輕于是係焉是行也良亦幸哉雖然璧之重不重于相如為一璧而失相如是士子敵也士匹則國隨之何璧之守哉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璧得璧其費趙王知是庶幾免夫

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故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

茅坤曰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光緒曰脫柱二字甚摸寫情狀如見

按三度字文勢相應

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齊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脫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駟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

增黃洪憲曰今以秦之強先割十五都一句最善回護何孟春曰趙相如爭趙璧事氣蓋秦庭而揚龜山弗是之謂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之後事耶

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

按相如澠池之會如請秦王擊書如請咸陽為壽一與之相匹無纖毫挫於秦一時勇敵之氣真足以概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於此等處更着精神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描寫相如事即王摩詰詩畫相似

增黃洪憲曰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與上文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皆

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鏡音缶○正義曰鏡音餅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鏡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鏡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鏡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鏡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勳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位下遷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用右

篇中血脉具見相如威煥揚煥曰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著此二句後方有許多說語

茅坤曰以相如之賢猶出身宦豎及使虎狼之秦如視嬰孩顧避廉頗者重趙故也相如所見豈下廉頗哉

按以下錯記相如廉頗功業

按此傳只叙相如完壁擊甕二事而廉頗獨以戰功稱最却於始末處略叙數句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按此起用前例余有丁曰奢趙名將又指代頗趙敗幾區故附入之按此傳前叙趙奢事後叙叙括之死于秦頗之奔于魏以附之摠見趙將亡之兆云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關與之

增補已巳平本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四

鳳文官

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弩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

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徐廣曰幾邑名也索趙世家惠

又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關與又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駟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相潞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

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關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關與之

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茅坤曰不欲入諫者絕軍中諱言也

楊慎曰趙奢言有以軍事諫者死此今之嚴也至後納許歷之諫而曰奢後令臨機應變于此可見

茅坤曰厚集其陣者嚴肅其部伍使敵不得卒犯也戒當卷甲而趨之後也

按奢不用前令故云奢後令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壁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秦胥須古人通用令者胥後令謂胥為須須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令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邯鄲許歷

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關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關與即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洛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洛州關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

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

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

按三人同功一體

茅坤曰據高以凌下勢順而便利也註至關之閒疑脫去字

洪邁曰趙括之不宣為將其父以為不可其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

增補已巳平水
廉頗藺相如列傳 五
鳳文官載

秦王知之相應侯
知之將白起知之
獨趙王以為可以
故用之而敗也
按相如與括母
所論各據其一
短相如謂括不
知變合母謂括
惟利私家夫變
合不知必無勝
策私家利則不
能與士卒同甘
苦此括所以不
可將也趙王不
聽固欲用之遂
使數十萬生靈
悉塗炭于長平
之下而趙幾危
矣吁信問之害
可勝懼哉

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
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
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
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
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
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
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玉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
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
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
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
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囚凡四十五萬
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

茅坤曰以下廉頗
本末當入廉頗傳
而顧入此者以趙
將自奢而下次復
廉頗廢用括括
死復用廉頗頗免
復樂乘乘與頗走
復任李牧此趙始
末次第而可以前
廉頗相如者兩
人為一傳故不及
併入也

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

廉頗廢用括括
死復用廉頗頗免
復樂乘乘與頗走
復任李牧此趙始
末次第而可以前
廉頗相如者兩
人為一傳故不及
併入也

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
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
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

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
頗而號為信平君也

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
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
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

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

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

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廣陽也○正義
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廣陽也○正義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
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

始書以相如病廉願奔趙奢死所特秦後即具奢始末書李牧攻燕後乃詳願居楚魏事者牧誅而趙滅矣更綴願事於其後則文氣懈惰故願事既終而後著牧之始迹焉
贈死委餘篇云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肉十斤理或有之符堅排蓋即夏默等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宋明帝噉白肉至二百斤蜜漬饌餓一傾數金鉢蕭顯胃噉白肉餒至二斗馬布聲日食雞五十然皆江左人也
按馬援據鞍嘗饒李靖雖老猶

使者金令數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蘭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寬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六反復請李牧

堪一行與廉頗意同
楊慎曰公語收熟妙
按此起亦用前例

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穀者十萬人索隱曰穀音古候反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之恣其殺畧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褕都其反徐廣曰一作臨調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噴劇辛本趙人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

王世貞曰秦白起死無李牧敵矣用趙郭開而趙舉金粘罕死無岳飛敵矣用宋秦檜而宋降宋文之為魏穆禮道濟也齊緯之為周穆律斛光也唐莊之為明宗廖郭崇韜也噫愛約言曰李牧日擊數牛享士而不取用雖王讓之如故及使他人代之再至亦如故約兵法云守如處女距如脫兔收其庚幾

茅坤曰張左右翼兵訣之最也
增補已巳平水

廉頗相如列傳 七

補方苞曰：頗以牧將事已見前而覆之關鍵兼著頗既公而牧又不能自安趙之所以速亡而無救也。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趙頗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耳易之師曰行險而順。方苞曰：按國策李牧臂短用木接之郭開誣以懷又賜死文甚明白其曰欲反曰捕斬者趙史之誣史也六國唯趙史尚存史公據之。余有丁曰：此傳叙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之去留死生

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醜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適為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判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蘇子古史曰：蘭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公之趙抗方輿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其用舍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故言李牧誅及王惡虜以終之。趙恒曰：知死必勇，古有是言，釋之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言，非勇之難而智勇兼之難也。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可謂勇矣。退而讓頗，名重太山，見其智焉，故謂兼之也。茅坤曰：小論中不久牧何也。

黃震曰：蘭相如庭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弁前憾，皆烈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刑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凶忽焉。悲夫。又曰：太史公作廉頗蘭相如傳，而附之趙者，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傑，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哉。

王世貞曰：蘭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秦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失十五城，于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論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解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喜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蘭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終

巖谷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